

传统剧目汇编

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編

· 楊 剧 ·

第二集

楊家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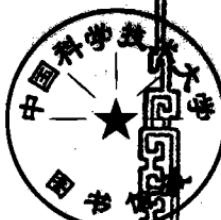
上海文藝出版社

传统剧目汇编

揚 剧

〔第二集〕

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傳統劇目汇編
揚 剧
〔第二集〕

編輯者 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號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6 13/16 字數：200,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600冊

統一書號：10078·1831
定價：(十一)0.72元

內部發行

編輯說明

1. 汇編的目的，在于保存戏曲藝術遺產，并为戏曲工作者提供整理、改編劇目的材料。
2. “汇編”所刊行的剧目，多數是各个剧种初期的演出剧目。
3. “汇編”所刊行的剧目，都是口述記录本或手抄藏本；在付印前，進行了一次校勘，对原本中的錯、漏之处，加以改正；除对个别严重猥亵的語句，略加删除外，其他保持原来面貌。
4. “汇編”所刊行的剧目，因其內容的好坏程度不一，精华与糟粕并存，所以一律采取內部发行。如要上演，必须加以整理和提高。
5. “汇編”按照剧种分集，每集按篇幅长短，編入一个或几个剧目。

楊家將(下)

周月亭口述

第十部

第一場

景：天幕

义：（內唱倒板）只說是到登州將

燈觀看，

（众人、匡义同上）

（唱）吓得孤王心惊胆寒。

多亏小將呼延必顯，

孤王才得身安全。

耳邊廂又聽得喊殺聲起，

賢：（接唱）請皇叔上山林暫避凶
險。

（同下）

（呼延必顯上。韓昌原人馬追
上，與顯開打，顯敗下。昌原
人馬追下）

（匡义、众人上山。显上山）

显：參見万岁。万岁，山下番兵众
多，已将山头团团围困。

义：（大惊）啊呀！

（唱）听得番兵困山林，

吓得孤王胆战惊。

我对蒼天一声恨，

要想回朝万不能。

賢：叔王休要惊慌，待我回朝搬兵
求救，解此重圍。

义：賢王，你要下山搬兵，怎能突
出重圍？

賢：只要呼延必顯送我下山，可保
无事。

义：小卿家，你可能保护 賢王下
山？

显：小臣愿往。

賢：小卿家，你送我下山，圓山后，
不可离开我家叔王左右。

显：遵命。

（二人下山）

义：王卿家，孤王覺得龙体不爽。

賢：万岁休得煩悶，待臣扶定万岁
到后面安息，休要駿怕。

(同下)

(昌原人馬在下場門上。显上，与昌架起，一过河，让賢王轉下。显、昌又一过河，二过河，显重回山下)

昌：将山头团团围困。(領众人下)

(八賢王上)

賢：幸而逃出重圍，速速回朝搬兵去者！

(下)

第二場

景：宮房

(宮娥引潘妃上)

妃：(唱)万岁出朝到登州，直到如今未回头。
宮娥擺駕宮門走，我將宋王挂心头。

(賢王上，进宮)

賢：參見娘娘千岁。

妃：賢王免礼，一旁坐下。賢王，你一人回朝，不知你家叔王在登州如何？

賢：只因叔王才到登州，就被北國韓昌帶領人馬，前來刺王杀駕，多亏呼延必显大战番兵，救了叔王。現在叔王被困在魏武銅台，命我回朝，搬兵求救，若无能將前去魏武銅台，恐怕万岁性命难保。

妃：不好了。

(唱)听得万岁遭圍困，怎不叫我疼在心。

賢王你快快想主意，有何能將走一程？

賢：(叹气)唉，可恨楊六郎已死，他若在世，何至于此。現在朝中，并无什么能將了。

妃：虽然楊郡馬已死，我想天波府中，兵多將广。卿家可帶哀家旨意一道，相請太君設法，搭救万岁回朝才是。

賢：領旨。这才是：

(念)家貧出孝子，国亂顯忠臣。(下)

妃：(唱)但愿太君能遵旨，搭救万岁轉朝門。

(同下)

第三場

景：幕外

(任棠蕙上)

任：(唱)忠良被逼身遭困，不知何日出牢籠。

俺任棠蕙。只因我朝忠良楊郡馬，无故遭此磨難，不知何时才得重見天日啊！

(唱)楊郡馬好似明珠埋土壤，不知何日才放毫光。
急急忙忙往前走，

(八賢王上)

賢：（接唱）

前面那人与差官一般模
样。

喂，你不是当日解楊六的御解
差么？

任：这个……

賢：（急又問）御解差是两个，还有
一人到哪里去了？快讲。

任：这个我不知道。（搖手，急往前
走下）

賢：噢，他二人在一处同行，他回
我說不知道，又急急跑了，岂
有此理！待我赶上前去。

（追揚下）

第四場

景：客堂

（寇准上）

寇：（念）提起楊家事，
令人实可伤。（坐）

（詩）当年身为饗谷县，
金牌調我轉回京。
我当为了什么事，
审問潘洪断冤情。

我寇准。曾記当年在饗谷县
为官，圣上金牌調我回京，审
問潘楊二家一案。我这小小
七品知县，怎能拿問得下，多
蒙八賢爷从中帮助，升为西台

御史，好不容易才将老賊潘洪口
供审出。圣上見喜，加封右殿
相，真是平步青云。自从老賊
潘洪一死，又不知何人慘害楊
郡馬。我命任棠惠在暗中保
护，才救了他的性命，将他送
至天波府，隱姓埋名。只因登
州普放花灯，那王祥上奏一
本，万岁要去看灯，至今未曾
回朝，亦不知圣上身体可安？
真叫我心中忧虑。

（任棠惠上，匆匆进門）

任：參見相爷。

寇：罢了。任棠惠，你为何这等惊
慌？

任：只因賢王在大街之上，識破于
我，如今他已追赶来了。

寇：不必惊慌，暫且退后，賢王来
时，有我招待。

（任下）

（八賢王上，进門）

寇：臣接駕来迟，望賢王恕罪。

賢：免礼。

寇：賢爷請坐。

賢：我来問你。

寇：哎，賢爷你請坐，坐下再讲。賢
王，你与万岁同到登州看灯，
为何你一人回朝，万岁可曾回
来？

賢：寇卿家，你先莫問万岁之事。

我要問你，适才有一人，是当年御解差模样，为何躲在你的家中？

寇：賢爷，那不是解差，他是我的家将，名叫任棠惠。

賢：不管他是你的家将还是解差，杀死楊六的情形，他一定知道。

寇：賢爺，非但他知道，我也知道。

賢：啊，楊六之事，你也知道，还不快点对本御言讲。

寇：賢爺听了。自从那日楊郡馬发配，我命家将任棠惠在暗中保护，不料行至北門松林之中，那二个解差就将楊郡馬綁在树上，欲加杀害，是任棠惠将解差杀死，救了楊郡馬脫險归来。

賢：啊，六郎未死，那个尸首是谁？

寇：賢爺請坐，听我讲来。那个尸首就是解差，任棠惠将他的衣服与楊郡馬掉换，又将另一解差的尸首，抛在河里。楊郡馬乔装改扮，画面割須，所以无人識破，由任棠惠悄悄送回天波府中，隱姓埋名，直到如今。那楊郡馬实是未曾身死。

賢：(大喜)寇大人，你好你好。你做了这样的事，瞒着我不說。你可知道，如今国家又出了为

难的大事？

寇：賢王，如今国家又出了什么大事？

賢：万岁去到登州看灯，被番邦韓昌带兵圍困，呼延必显一人寡众不敌，如今万岁被困在魏武銅台，命我一人突圍回朝，搬兵求救来了。听你之言，六郎并未身死。請你隨我去到天波府，相請六郎，去救万岁。

寇：賢爺，慢来慢来。此番要去，郡馬已隐迹家園，外人不知，况且現在潘娘娘執掌朝廷大权，她知六郎还在，定必加罪于他，我料楊郡馬必不肯出仕朝廷的了。

賢：寇大人，如今我是奉了潘娘娘的密旨，前来相請太君，設法搭救万岁出險的。

寇：如此，你我同到天波府請太君，設法救駕，先不必談起六郎之事。賢爺，你看如何？

賢：言之有理。你我同到天波府一行。

(同下)

第五場

景：天波府

(八姐、九妹、余賽花上)

花：(念)閉門家中坐，

不管朝廷事。

老身余太君。辞朝以来，在家倒也逍遙自在。我几六郎，多亏寇大人命任棠惠暗中保护，在松林救了性命；又設法替我儿画面割須，暗暗送回。如今隱姓埋名，頓在家內地道之中，倒也安閑無事。

(八賢王、寇准上叫門，八姐开门)

八：參見寇大人。(又見賢王)參見賢王。

賢：罢了。我們要會會太君。

八：待我通報。(見母親)現有寇大人與賢爺要見母親。

花：說娘出迎。

八：我母迎接賢爺與寇大人。

(賢王、寇准進內)

花：不知賢爺與寇大人駕臨寒舍，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賢：太君不必客氣。我二人到此，非為別事，只因郡馬已死，特地前來祭奠一番，以表我等心意。

花：人已死了，多勞賢爺與寇大人前來吊祭。

寇：這是賢爺一片誠意，切勿見却。

花：八姐過來，賢爺吊祭，叫你六嫂至孝堂陪祭。

八：六嫂走起。

(柴棗貞帶宗保、宗勉上)

貞：何事？

八：母親吩咐，賢爺到此祭靈，命你至靈堂陪祭。

貞：參見賢王。

賢：賢妹平身。一同轉至孝堂。

(圓場)

(點香烛，宗保、宗勉叩頭，祭畢)

九：母親，后面酒筵已經齊備。

花：賢爺與寇大人，請至后面飲酒。

賢：我看不見楊郡馬，我是不能飲酒的。

寇：賢爺，不必再把郡馬挂在心上，我來陪你飲酒便了。

(眾人齊下，只剩八姐一人押場)

八：我母已陪同賢王與寇大人飲酒去了。我想六兄此刻腹中已經飢餓，不免乘此機會前去送飯。

(下)

(八賢王上)

賢：我與寇准在酒席筵前，暗中會意，私訪六郎，不知他躲在什麼地方，待我尋找尋找。(忽聽鈴声响)待我閃過一旁，看是何人前來？

(八姐上，手提饭篮)

八：(唱)手提饭篮往前行，
送与六兄他食欲。

四面张望无人影，
提心吊胆地道进。

(两面观望，用手敲板壁，里面
窗开，六郎伸手，八姐将饭篮
送上，六郎接进，八姐看四面
无人走下，六郎关窗)

(八贤王将头伸出，两面看看，
亦跑到原地方，用手敲了两
下，里面开窗)

六：八姐，你又送什么来了？

(将手伸出，八贤王抓住六郎
的手)

六：八姐，你抓住愚兄的手做什
么？

贤：我不是八姐，我是八王赵德
芳。

六：(大喊)众人前来接贤王。

(八姐急上)

八：(喊)母亲速来！

(赛花、众人上)

贤：太君，可将六郎唤出。

(八姐进内带六郎上)

六：贤爷，为臣该死，望贤爷恕
罪。

贤：(宣读圣旨)圣旨到。

(众跪)

贤：万岁现往登州观灯，被韩昌围

困，危在旦夕。希余太君派楊
府官将，搭救圣駕回朝。欽此
謝恩。

众：(同)不愿保朝。

贤：你等有何意見，只管讲来，都
有本御替你等作主。

(众人站起)

花：起禍根苗，都只为天波樓。

六：孟良、焦贊杀死謝都堂，是为
的我楊家。現在二人流落在
外，倘再闖下大禍，还是我楊
家的事。要赦他二人无罪，我
要将二人收回录用。此番出
朝，还要潘娘娘亲自相送。

花：賢爷，我楊家只剩六郎一子，
請潘娘娘再莫設計杀害。

贤：太君放心。这些事，我与潘娘
娘說明，她若不准也就罢了，
她若准本，你等就应当保救圣
駕才是。

花：謹遵賢爷吩咐。

贤：太君只管放心。此番六郎前
去救駕，他在我在，他死我
亡。

寇：賢爷既已作保，你們就应听从
賢爷之言。

六：要我出仕皇家不难，还望寇大
人命任棠蕙隨我一同前去才
是。

寇：我理当帮助，愿將任棠蕙派在

你部下使用。

花：既然如此，我們就隨同千岁一同上殿，去見潘娘娘，再作定夺。

(同下)

第六場

景：金殿

(宮娥、太監、潘妃上)

妃：(唱)万岁被困在番邦，賢王搬兵回朝綱。命他去到天波府，要請楊家救君王。
(賢王与寇准上)

賢：(唱)这一次靠的是寇大人机謀广，

寇：(接唱)我恨的是奸臣害忠良。

賢：(唱)楊六的性命多亏你救，

寇：(接唱)还仗賢爷保奏潘娘娘。

賢：(唱)你我同把金殿上，

妃：(接唱)天波府之事奏端詳。

寇：參見娘娘。

賢：賢王与寇卿免礼平身。賢王，你去至天波府，相請太君設法救駕一事如何？

賢：娘娘，我來問你，若是六郎未死，能够出仕救駕，你是怎样看法？

妃：賢王，你說哪里話來。若六將軍未死，能够出仕皇家，前去

救駕，我不但免罪于他，还要重重加封官職。但不知楊六將軍究竟已否身死？

賢：只因六郎发配之時，走出北門，那两个解差欲殺害于他，幸而被人搭救，杀死公差，因此他并未身死。

妃：原来如此。快快宣他上殿，我要重重加封于他。

寇：(傳旨)楊家無罪，隨旨上殿。
(余賽花全家上)

众：參見潘娘娘。

妃：众卿免礼平身。

众：謝娘娘千岁。

妃：楊六將軍，前罪都免，官还原職。

賢：还有焦、孟二將，杀了謝都堂全家，逃亡在外，要請娘娘赦免二人的罪名。

妃：焦、孟二人杀了謝都堂，一概免罪，將二人招安回朝，隨六郎部下听用。

寇：謝都堂当日拆毀了天波樓，要望娘娘下旨定奪。

妃：哀家下旨一道，命人復造天波樓。

賢：此番楊家領旨出朝，救駕回朝，事關重大，望娘娘帶領文武大臣，親送出朝。

妃：准奏。文武大臣，准备送楊郡

馬出朝便了。

(場面吹打牌子)

(同下)

第七場

景：客堂

(丫鬟、大夫人扶岳母上)

岳母：(念)思儿身得病，

望子不回程。(坐)

大夫人：婆母，你老人家要保重一
点，不要过于思虑，想我夫不
日就要回家来了。

岳母：(唱)岳胜儿不在家蒙你孝
敬，
早晚間不是你我怎得安
宁。

这几日我的病漸漸沉重，
怕的是难等儿轉回家門。

大夫人：(唱)婆母娘你莫要这样
言讲，
做儿媳孝敬婆理所应当。
有岳安回家來早把信报，
我的夫就回家探望高堂。

岳母：(唱)儿媳虽然安慰我，
只怕我命不久长。
一霎时腹中难过心火往上，
大限到不由我气絕身亡。

(母死)

大夫人：啊呀，婆母，婆母啊！

(唱)一見婆母把命喪，
怎不叫人痛斷腸。
哭声婆母死得苦，(哭介)
不知我夫可回乡？

(岳胜上)

岳：(唱)来至家門下能行，
家中啼哭为何因？
举目留神来規定，(見母
死)
可叹我娘命归阴。
哭声老母今何在？(哭介)
不孝之名儿担承。

夫人，有劳你在家侍奉我母。

大夫人：你为何回來得这样迟？可
怜婆母望眼欲穿，不見你回
家，思慮成病，医治无效，一命
身亡。

岳：夫人哪里知道，只因楊元帥回
朝，將关头一事，重重托我代
理。为夫既要回家，亦要将关
头大事，交托別人，安排妥当，
才能动身。不想回家迟了一
步，母亲已經身亡，真叫我伤
心之至。如今母亲既已死了，
岳安过来，备办棺木，准备孝
堂，待孝事完毕，我們一齐搬
往关头居住便了。

(同下)

第八場

景：山头。

(众喽罗、孟良上，坐寨)

孟：(念)把守山崗，

自立为王。(站台子)

(詩)大驚一声狗宋王，

殘害楊家為哪桩？

山头之上聚人馬，

要將宋室殺个光。

俺孟良。恼恨宋王殘害楊家，
我与焦贊心怀不服。二人分手以后，我在山头落草，准备
兵多糧足，要替楊家报仇。現
因此山太小，前面双甲山甚
大，可以操兵练将。我要将双
甲山夺下，一可屯兵，二可练
将。众喽兵，隨我下山去者。

(同下)

第九場

景：南山

(陈龙基，喽兵引上。坐山)

基：(念)把守在南山，

英雄非等閑。(坐)

(詩)把守山头半边天，

官兵不敢到山前。

白天校場练人馬，

晚間兵书看几篇。

俺陈龙基。所生二子一女，把

守山头，倒也逍遙自在。我儿
陳佩、陳方下山打探，至今未
曾回報。侍候了。

(陳佩、陳方上)

佩：見过爹爹。

基：我儿罢了。你弟兄下山打探，
可有什么事件？

佩：回稟爹爹。只因后山孟良帶
兵前来攻打我們山头，不知是
何道理？

基：(大怒)这还了得！快將你妹妹
喚出。

佩：賢妹走起。

(陈云英上)

云：(念)每日學刀槍，
隨父在山崗。

參見父亲。喚出孩儿有何吩咐？

基：我儿罢了。只因后山孟良帶
了人馬，要攻打我山，命你隨
同二位兄長，下山迎敵，不得
違誤。

佩：遵命。(同帶兵下)

基：众家头目，命你等多加小心，
务要緊守山头。

(同下)

(孟良帶喽兵上，罵山。陳家兄
妹三人上，會孟良)

云：你前來罵山，是何道理？

孟：我的后山太小，要你让出前山，倘若不让，杀你一个精光。

云：满口胡言。休走，看枪！

（双方一架，转下，开打。孟良

打云败下，孟良追下）

（佩、方、云上）

云：孟良追赶前来，待我用绊马索擒他便了。众将，安排绊马索。

众：遵命。

（孟良上，与云一过河，圆场。云跳进，孟良追进，落马，被擒，绑下）

（陈龙基上）

基：（念）女儿下山岗，时刻挂心肠。

（云上）

云：参见父亲。孩儿已将孟良擒获。

基：绑上来。

（孟良上）

基：见了老夫，为何不跪？

孟：我亦是一家寨主，岂能跪你？

基：我与你无仇无怨，你为何要攻打我山？

孟：我的山头很小，要你将山头献出给我。

基：满口胡言。绑出斩首。

云：且慢动手。父亲，儿替孟良讨情。

基：儿替他讨情，是何用意？

云：孩儿看孟良，人虽粗鲁，倒有英雄气概。何不将他收下，二山合并，岂不是好？

基：恐怕孟良性情傲躁，不肯依从，那便怎样？

云：爹爹，想孩儿年岁亦已不小，只是……

基：为父知道了。陈佩、陈方过来，将孟良放回不听，为父有话对他言讲。

（孟良上）

孟：你要斩就斩，要放就放，难道你等是戏弄我不成么？

基：来来来，与他松下绑来。将军，我欲将你留在我山，二家合并，并，你看如何？

孟：着呀，这个话才象你说的呢！

佩、方：非但将你留在山上，还要将我家妹妹终身许配于你，你看如何？

孟：啊，打来打去，打出个老婆来了。要我招亲，还要依我一件大事。

基：什么大事？

孟：在你双甲山下起造一座六郎庙。

基：这是一件小事。

孟：小事？我就为的是他，才攻打你的山头的。

基：好。先在山下造起六郎庙，然后你与小女洞房花烛。

(同下)

第十場

景：幕外

(六郎上)

六：(唱)告別賢王出大營，私訪孟良焦克明。
到处尋訪都不見，不知二人何处存。
揚鞭打馬往前进，天色已晚路難行。
俺惕延昭。多蒙賢王之恩，訪我出仕保朝。但不知焦孟二將，流落何方，是我探訪多日，未曾尋着。如今天色已晚，見前面有座廟堂，不免待我去至廟堂，借宿一宵，明日再走便了。

(圓場，至廟前抬头一看)

啊，哪有六郎廟的道理？这就奇了，等我進得廟中，但看供奉何人？

(下馬，兩面觀望，坐下)

且看何人到此？

(王明上，進廟燒香，六郎望介)

六：你來做什么的？

(王明掉臉一望，一吓就走下)

六：这更奇了。我問他一声，他为何一言不答的就走，再看还有何人到此。

(众、王明、孟良上)

明：六將軍被我燒香敬活了。你若不信，我帶你去看。

孟：好，我同你去看來。

(众人隨孟良進廟，孟一見六郎)

孟：(連喊)大哥大哥，我总对得起你了！

六：孟賢弟何出此言？

孟：大哥，你还是人，还是神哪？

六：孟賢弟，我是人哪！

(孟良掀开帳幕，看看神象)

孟：大哥，我为你起造六郎廟，我为你招軍买馬，要替你报仇雪恨。你看我山上人馬很多，何不同我上山，共成大事？

六：賢弟，愚兄今日亦是为你而来。

孟：我知道了。为我而来，想必是杀了謝都堂全家，要我抵罪。好好好，我跟你去认罪便了。

六：非也非也。

基：此地不是讲话所在，不妨請至山头一叙。六將軍意下如何？

六：就此上山。

(一起圓場，上山)

基：六將軍請坐。

孟：大哥，这是小弟的岳父，名陈龙基。

六：（站起）陈老叔父。

基：不用客气。但不知将军一人到此，有何事故？

六：老叔父哪里知道，只因宋王被困，八王回京搬兵，要我保朝救驾。

孟：这种无道昏君，保他作甚，还不如在我山上，共成大事，杀了昏君，保你做皇帝，你看如何？

六：贤弟休得胡讲。你我当日结拜，共生同死，我今出外，是訪查你与焦贊，共同保驾。你可知为人在世，忠孝当先，岂能做反臣贼子？你要好好随同愚兄下山，若执意不从，我就要在你山上自刎。

（陈全家上前拦阻）

众：切莫如此，再作商量。

基：（向孟良）孟良，你要好好思量。楊元帥是一片好意，你当然要同他一起前去才是。

孟：大哥，我就随你下山便了。

六：我还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山头之上，要弄暗投明，不能在此招军买马。第二件，将大郎庙拆毁。第三件，我还要寻访焦贊，然后再带你等一同到我

大营。

基：件件依从。明日我与孟良一齐下山去訪焦贊。酒筵早已齐备，请至后堂暢飲。請。

（同下）

第十一場

景：幕外客堂，幕里房間

（李德厚、李妻、李秀英、丫环、家院上）

李：（念）当地出玄坛，家家心胆寒。（坐）

秀：爹爹，当地出了玄坛黑将，搶夺家財，倒还是小事，他还要杀人放火，爹爹可有什么办法？

李：儿呀，我已报官，但当地官衙不敢前去捉他，也是枉然。

秀：这就难坏了。

（唱）爹爹对儿这样讲，倒叫我心乱如麻。
搶劫家产倒也罢，
杀人放火真可怕。

李妻：（唱）急得一家无办法，不如离乡奔天涯。

李：（唱）夫人說話倒不錯，避禍离家走为佳。
家院們，快去多喊些驴馬，我們要准备搬家，离开此地，暫行躲避，免得被强盜杀害。快

去快去。

焦：（內喊）走啊！（焦贊上）

（唱）举目抬头来观望，

他家有个女妓娘。

长的人品中我意，

我要娶她为妻房。

呔！

李：（一見，吓了一跳）哎，玄坛老爷，玄坛老爷，你是要粮草，还是要驴馬？我家都有，请你玄坛老爷吩咐吧！

焦：我别的都不要，只要你家那位姑娘与我成亲。

李：这个不能。

焦：不能亦要能。如若不应，哼，杀了你的全家。众喫罗，回山。（下）

秀：爹爹，他哇哩哇啦說些什么？

李：我几哪里知道，他要我儿与他配为夫妻。儿呀，这便如何是好？

秀：不好了！

（唱）听他言来心头恨，

我是閨門幼女怎配那黑强人？

狠狠心腸我死了吧，

倒不如一死命归阴。

李妻：儿啊，你不必寻死！我等再行設法。

李：儿呀儿呀，你不能死，不能死。

孟：（內）馬來。（孟良、六郎上）

六：（唱）訪到孟良心放定，

还未尋到焦克明。

催馬加鞭往前进，

一家啼哭为何因？

孟良，这一人家啼啼哭哭，不知为了何事？你我下馬前去动問。

（孟良下馬，至門口用手敲門）

孟：呔，开门！

李：不好了，莫非玄坛黑将他又来了？家院，开门看看。

（家院开门一看，吓一大跳）

院：哎呀，来了来了。

李：可是他来了？

院：不是那个玄坛黑将，这是个火星老爷。

李：哪里来的火星老爷，待我看一看。

（六上前拉孟良退后）

李：（一望）壮士請了。

六：員外請了。

李：壮士到此，有何貴干？

六：我二人經過府前，聞得里面有啼哭之声，因此下馬敲門，敢問尊府出了何事？

李：原来如此。壮士，請进講話。

（六郎与孟良入內，宾主坐下）

二位壮士，由哪里来的？

六：我是奉命前来私訪的。